



服部文庫
117
258



龜頭丘月林摘訓曰集諸家說故曰集說。是亦清所著蒙引大學云論
孟注曰集註者亦歸辭也。述而不作之意也。或曰論孟多是集先儒之說
而大學中庸一出於朱子之自為說。故不曰集註而曰章句。然所引呂氏數
說亦未嘗不集先儒之說也。況論孟亦未嘗章句。皆是集儒先者可見
其說亦不通。還是謙辭也。此謙辭者蔡氏指
章句二字言之
按此序非朱子自序。以司馬遷史記韓氏程子等之說為序。故曰序說。

惟本四書曰成廿

孟子

朱熹集註序說

史記列傳曰孟軻

趙氏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漢書注云。字子

車一說
字子輿

駟人也

駟亦作鄒
本邦國也

受業于思之

門人

子思孔子之孫。名伋。索隱云。王劭以人為術。字。而趙氏註及孔叢子等書亦皆云。孟子親

受業於子思。道既通

趙氏曰。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程子曰。孟子曰。可

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春秋無義戰。又曰。春秋天子之事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尹氏曰。以此

而言。則趙氏謂孟子長於詩書而已。豈知孟子者哉。游事齊宣王宣

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

則見以為迂遠而闕於事情。按史記

之三十五年乙酉。孟子始至梁。其後二十三年當齊

湣王之十年丁未。齊人伐燕。而孟子在齊。故古史謂

孟子先事齊宣王。後乃見梁惠王。襄王齊湣王。獨孟

子以伐燕為宣王時事。與史記荀子等書皆不合。而

通鑑以伐燕之歲為宣王十九年。則是孟子先游梁

而後至齊。見宣王矣。然考異亦無他據。又未知孰是也。

當是之時。秦用商鞅。楚魏用吳起。

齊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於合從。

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

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

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

意。作孟子七篇。趙氏曰。凡一百六十一。一章

韓子曰。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沒。其徒萬章公孫

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愚按。二說不同。史記近是。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

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

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

ニナモト
トシメ

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苟
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

程子曰韓子此語非是踰襲前人又非鑿空撰
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

二

又曰孟氏醇乎醇者也苟與揚大

醇而小疵

程子曰韓子論孟子甚善非見得孟
子意亦道不到其論荀揚則非也荀

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
子雖少過然亦不識性更說甚道

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

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

七十

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
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
遠而未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
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
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
道者必自孟子始

程子曰孔子言參也魯
然顏子沒後終得聖人
之道者曾子也觀其啓手足時之言可
以見矣所傳者子思孟子皆其學也

三 又曰

楊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

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
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
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
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
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
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
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
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

クワイ

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

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

已到至處愚按至字恐程子又曰

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

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

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

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

只矣

池

スヨキ
止
此

⑤又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⑥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⑦又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⑧又曰孟子有些英氣才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

苦待有旨
陸勅及本
作爲子集評
六及比
比三

イ
三

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曰英氣見於甚處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且如冰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

五

五

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爲者矣大學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

遇人便道性善歐陽永叔卻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孟子卷之一



梁惠王章句上

九七章也

朱熹集註

孟子見梁惠王

梁惠王魏侯登也。都大梁。僭稱王。諡曰惠。史記惠王三十五年。用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軻至。梁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

國乎。叟。長老之稱。王所謂利。蓋富國彊兵之類。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

矣。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此二句乃一章之大指。下文乃詳言之。後多放此。

叟猶父。孟子去齊而之魏。

如夏后是弑
如齊崖標
不奪君位
不臣自賢
飽其欲矣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
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
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
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
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
義而先利不奪不廢乘去聲廢於豔反此言求利之意也征取也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故曰交征國危謂將有弑奪之禍乘車數也萬乘之國者天子畿內地方千里出車萬乘千乘之家者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出車千乘也千乘之國諸侯之國百乘之家諸侯之大夫也弑下殺上也廢定也言臣之於君每十分而取其一分亦已多矣若又以義為後而以利為先則不弑

仁者不遺其親
親者有不急其君

重其福

其君而盡奪之其
心未肯以為足也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
君者也此言仁義未嘗不利以明上文亦有仁義而巳之意也遺猶棄也後不急也言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急其君故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則其下化之自親戴於巳也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重言之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此章言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託始之深意學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好利

以高致象多
詩孟子

國之破家
故得有此
雖有此亦
以為樂也

之弊何以異哉。程子曰：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為心，則有害。惟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知有仁義。故孟子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正本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
樂音洛，篇內同。沼池也。鴻鴈之大者，麋鹿之大者。

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此一章之大指。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鹿攸伏，麋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囿。

言其德及鳥獸
魚鼈也

引民同樂
能得

民樂其樂
民樂樂之

二七

沼於初魚躍，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

函音棘，鹿音憂，鶴詩作翯，戶角反於音鳥。此引詩而釋之，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詩大雅靈臺之篇，經之量度也。靈臺文王臺名也。魯謀為也。攻治也。不日不終日也。亟速也。言文王戒以勿亟也。予如來如子來趨父事也。靈囿靈沼臺下有囿，囿中有沼也。鹿北鹿也。伏安其所不驚動也。濯濯肥澤貌。鶴鶴繁也。貌於歎羨辭。初蒲也。孟子言文王雖用民力而民反自樂於歎羨辭，初蒲也。孟子言文王雖用民力而民反歡樂之，既加以羨名，而又樂其所，有蓋由文王能愛其民，故民樂其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也。

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

三

時是也日也
日也言大也
無道百姓
之湯臨亡
誓言是日
當亡喪亡
子女俱往亡

盡心欲利百姓

之借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害音昌喪去聲女音汝此引書而釋之以明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也湯誓商書篇名時是也日指夏桀害何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民怨其虐故因其自言而曰此日何時亡乎若亡則我寧與之俱亡蓋欲其亡之甚也孟子引此以明君獨樂而不恤其民則民怨之而不能保其樂也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笙羊

五十步而止
以笑百步者
王雖有善政
其好戰殘民
與鄰國同而
陽生民之步
不與鄰國同
者

寡人諸侯自稱言寡德之人也河內河東皆魏地以歲不熟也移民以就食移粟以給其老稚之不能移者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

好去聲填音田填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直猶但也言此以譬鄰國不恤其民惠主能行小惠然皆不能行王道以養其民不可以此而笑彼也楊氏曰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廢也然不能行先王之道而徒以是為盡心焉則未矣

孟子卷一

凡十

教者以捕小字
籠也故禁之

恨
氏用定故無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音鳥農時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興作不違此時至及乃役之也。不可勝食言多也。數罟密也。罟網也。洿水。下之地。水所聚也。古者網罟必用四寸之目。魚不滿尺。市不得鬻。人不得食。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焉。此皆為治之初。法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撙節愛養之事也。然飲食官室所以養生祭祀棺槨所以送死皆民所急而不可無者。今皆有以資之。則人無所恨矣。王道以得民心為本。故以此

為王道之始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衣去聲畜許六反數去聲王去聲凡有天下者人稱之曰王則平聲據其身臨天下而言曰王則去聲後皆做此五畝之宅一夫所受一畝半在田一畝半在邑田中不得有木恐妨五

農夫工中下
所食多少各
有美政德言
教之字也
庠序者教地
之官也
王不子欲以風王何
不行此可以王之
下有憂王之民
何但憂多於鄰
國

言人君但養
狗彘使食人食
不知以法度自
養也

穀故於墻下植桑以供蠶事五十始衰非帛不煖未五
十者不得衣也畜養也時謂字字之時如孟春犧牲毋
用牝之類也七十非肉不飽未七十者不得食也百畝
之田亦一夫所受至此則經界正井地均無不受田之
家矣庠序皆學名也申重也丁寧反覆之意善事父母
為孝善事兄長為悌頌與班同老人頭半白黑者也負
任在背戴任在首夫民衣食不足則不服治禮義而飽
煖無教則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教以孝悌則人知愛
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之負戴於道路矣衣帛食肉但
言七十舉重以見輕也黎黑也黎民黑髮之人猶秦言
黔首也少壯之人雖不得衣帛食肉然亦不至於飢寒
也此言盡法制品節之詳極裁成輔相之道以左右民
是王道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
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

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
斯天下之民至焉

貸也歲謂歲之豐凶也惠王不能制民之產又使狗彘
得以食人之食則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異矣至於民
飢而死猶不知發則其所移特民間之粟而已乃以民
不加多歸罪於歲凶是知刃之殺人而不知操刃者之
殺入也不罪歲則必能自反而益脩其故天下之民至
焉則不但多於鄰國而已○程子曰孟子之論王道不
過如此可謂實矣又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
尊周之為義故春秋以尊周為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
天下不復知有周而生民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
行王道則可以王矣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蓋王
者天下之義主也聖賢亦何
心哉視天命之改與未改耳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

承上章言願
安意以受教

平
巨口
目人子人

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

無以異也

梃徒頂反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孟子又問而王荅也

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

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

厚歛於民以養禽獸而使民飢以死則無

異於驅獸以食人矣

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

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

惡之之惡去聲惡在之惡與聲者者民之父母也惡在猶言何在也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

俑音勇為去聲俑從葬木偶人也古之葬者束草為人以為從衛謂之芻靈略似人形而已中古易之以俑則有面目機發而大似人矣故孔子惡其不仁而言其必無後也孟子言此作俑者但用象人以葬孔子猶惡之况實使民飢而死乎李氏曰為人君者固未嘗有率獸食人之心然狗一已之欲而不恤其民則其流必至於此故以為民父母告之夫父母之於子為之就利避害未嘗頃刻而忘于懷何至視之不如大馬乎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

究其難也

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長上聲

去聲。比。必。二。反。洒。與。洗。同。魏。本。晉。大夫。魏。斯。與。韓。氏。趙。氏。共。分。晉。地。號。曰。三。晉。故。惠。主。猶。自。謂。晉。國。惠。主。三。十。年。齊。擊。魏。破。其。軍。虜。太。子。申。十。七。年。秦。取。魏。少。梁。後。魏。又。數。獻。地。於。秦。又。與。楚。將。昭。陽。戰。敗。亡。其。七。邑。比。猶。為。也。言。欲。為。死。者。雪。其。耻。也。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

百里。小國也。然能行仁政。則天下之民歸之矣。

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歛淺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

易耨壯者
令皆易

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

省所硬反。斂易。皆去聲。耨奴豆反。長上聲。

省刑罰。薄稅歛。此一者仁政之六自也。易治也。耨耘也。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君行仁政。則民得盡力於農。故而又有暇日以脩禮義。是以尊君親上而樂於效死也。

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

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謂敵國也

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

夫音扶。陷。陷於阱。溺。溺於水。暴虐之意。征。正也。以彼暴虐其民。而率吾尊君親上之民。往正其罪。彼民方怨其上。而樂歸於我。則誰與我為敵哉。

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仁者無敵。蓋古語也。百里可王。以此而已。恐王疑其迂闊。故勉使勿疑也。○孔氏曰。惠王之志在於報怨。孟子之論在於救民。所謂惟天吏則可以伐之。蓋孟子之本意。

孟子見梁襄王襄王。惠王之子名赫。

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

謂去聲。卒。七沒反。惡乎。聲語。告也。不似人君。不見所畏。言其無威儀也。卒然。急速之貌。蓋容貌辭氣。乃德之符。其外如此。則其中之所存者可知。王問列國分爭。天下當何所定。孟子對以必合于一。然後定也。

孰能一之。王問也。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嗜。耳也。

孰能一之
卒然問曰
不似人君
孟子曰
仁政
力一也

孰能與之。王復問也。與。猶歸也。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玉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浥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夫音扶。浥音勃。由當作猶。古字借用。後多放此。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油然。雲盛貌。沛然。雨盛貌。浥然。興起貌。禦。禁止也。人牧。謂牧民之君也。頌也。蓋好生。

周五六月也

孟子黨得行
道故仕於齊
不用乃適

梁建篇生
者欲以仁義
為首為因言
相從然後道
齊之事

孔子速先
既不論三章
五帝殊無下
同則尚當同
王道

王曰後行當何如而可得王乎

惡死人心所同故人君不嗜殺人則天下悅而歸之
蘇氏曰孟子之言非苟為大而巳然不深原其意而詳
究其實未有不以為迂者矣予觀孟子以來自漢高祖
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宋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
皆以不嗜殺人致之其餘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秦晉
及隋力能合之而好殺不已故或合而復分或遂以亡
國孟子之言豈
偶然而已哉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

齊宣王姓田氏名辟疆諸侯僭稱王也齊桓公晉文公皆霸諸侯者

乎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
王乎
道言也董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為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亦此意也以已通用無已

必欲言之而不止也
王謂王天下之道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
之能禦也
保愛護也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

由知吾河也曰臣聞之胡斲曰王坐於

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

何之對曰將以釁鍾王曰舍之吾不忍

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

釁鍾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

宣王問孟子可
保民孟子對曰
王若



諸

斷音核舍上聲蔽音斛鯨音速與乎聲胡斷齊臣也
鬻鐘新鑄鐘成而殺牲取血以塗其鬻祭也蔽鯨忍
懼貌孟子述所聞胡斷之語
而問王不知果有此事否

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
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擴而充之則可以保四海矣故
孟子指而言之欲王察識於此而擴充之也愛猶吝也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

愛一牛即不忍其觶鯨若無罪而就死

地故以羊易之也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

亦誠有百姓
所言者矣

仁無傷於

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
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
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
之謂我愛也

惡平聲異怪也隱痛也擇猶分也言
牛羊皆無罪而死何所分別而以羊
易牛乎孟子故設此難欲王反求而得其本
心王不能然故卒無以自解於百姓之言也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
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
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
也

遠去聲無傷言雖有百姓之言不為害也術謂法也
者蓋殺牛既所不忍鬻鐘又不可廢於此無以處之則

喜何至
子何度已

孟子卷一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
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
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
所以合於王者何也
說音悅忖七本反度待
洛反夫我之夫音扶
詩小雅巧言之篇戚戚心動貌王因孟子之言而前日
之心復萌乃知此心不從外得然猶未知所以反其本
而推之也

人有白
如王信
之乎
王曰我不信也

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
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
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
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
則一羽之不用力為輿薪之不用
見為不用明為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
恩為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
與平聲為不之為去聲復白也鈞三十斤百鈞至重難
舉也羽鳥羽一羽至輕易舉也秋毫之末毛至秋而未
銳小而難見也輿薪以車載薪大而易見也許猶可也
今恩以下又孟子之言也蓋天地之性人為貴故人之

大山小海
皆遠於齊
政以喻

折枝案摩
折手節解
罷枚也少
者耻是役
故石乃耳
不能也

推此心以惠民

言天下國家
之福但舉已
必如於人而
已
大過人皆大
有為之君也
善推其心
所好惡以安
四海也
復申州言不
能不力耳

與人又為同類而相親是以惻隱之發則於長切而於物緩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今王此心能及物矣則其保民而王非不能也但自不肯為耳

目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泰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泰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
語去聲為長之為去聲長上聲折之舌反形狀也挾以腋持物也超躍而過也為長者折枝以長者之命折草木之枝言不難也是心固有不待外求擴而充之在我而已何難之有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
與平聲老以老事之也吾老謂我之
父兄人之老謂人之父兄幼以幼畜之也吾幼謂我之子弟人之幼謂人之子弟運於掌言易也詩大雅思齊之篇刑法也寡妻寡德之妻謙辭也御治也不能推恩則眾叛親離故無以保妻子蓋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又

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故古人必由親親推之然後及於仁民又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皆由近以及遠自易以及難今王反之則必有故矣故復推本而再問之

權然後知輕重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

度之之度待浴反權稱錘也度之輕重長短人所難齊必以權度度之而後可見若心之應物則其輕重長短之難齊而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又有甚於物者今王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是其愛物之心重且長而仁民之心輕且短失其當然之序而不自知也故上文既發其端而於此請王度之也

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

與平聲抑發語辭士戰士也構結也孟子以王愛民之心所以輕且短者必其以是

功不至百姓

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

三者為快也然三事實非人心之所快有甚於殺散棘之牛者故指以問王欲其以此而度之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為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曰否

若順也順
若順也順
若順也順
若順也順
若順也順
若順也順
若順也順
若順也順
若順也順
若順也順

王福比之終木
也始有甚於
也始有甚於
也始有甚於
也始有甚於
也始有甚於
也始有甚於
也始有甚於
也始有甚於
也始有甚於

吾不為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
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
也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
也與平聲為肥抑為豈為不為之為皆去聲便令皆平聲
辟與關同朝音潮便變近習變幸之人也已語助辭
開廣也朝致其來朝也秦楚皆大國莅臨也若如此
也所為指與兵結怨之事緣木求魚言必不可得
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
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為求若所
欲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
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為孰勝曰

蓋當及道之
本耳
也始有甚於
也始有甚於
也始有甚於
也始有甚於
也始有甚於
也始有甚於
也始有甚於
也始有甚於
也始有甚於

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
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彊海內之
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
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
甚與聞與之與平聲殆蓋皆發語辭鄒小國楚大國齊
集有其一三言集合齊地其方千里是有天下九分之一
也以一服八必不能勝所
謂後災也反本說見下文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
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
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

及本道

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

朝音潮賈音古愬與新同行貨曰商居貨曰賈發政施仁所以王天下之本也近者悅遠者來則大小疆弱非所論矣蓋力求所欲則所欲者反不可得能反其本則所欲者不求而至與首章意同

凡民迫於飢寒則不能守其善心也

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
昏與
日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肆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

是由張羅國以圖民者也

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

恒胡登反辟與僻同焉於度反恒常也產生業也恒產可常生之業也恒心人所常有之善心也土管學問知義理故雖無常產而有常心民則不能然矣罔猶羅網欺其不見而取之也

故民從之教化輕易也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

輕畜許六反下同輕猶易也此言民有常產而有常心也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

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

治平聲凡治字為理物之義者平聲為已理之義者去聲後皆做此贍足也此所謂無常產而無常心者也

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

盍何不也使民有常產者又發政施仁之本也說見下文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

矣鷄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

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

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

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

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

未之有也音見前章此言制民之產之法也趙氏曰

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此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孟子為齊梁之君各陳之也楊氏曰為天下者舉斯心加諸彼而已然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以制民之產告之此章言人君當黜霸功行王道而王道之要不過推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已齊王非無此心而奪於功利之私不能擴充以行仁政雖以孟子反覆曉告精切如此而蔽固已深終不能悟是可歎也

孟子卷之一

說見上文

孟子卷之二

朱熹集註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一
六章

不能決知之
政無以對而向
曰王好樂何如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
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
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

見於之見
音現下見

於同語去聲下同好去聲篇內並同
莊暴齊臣也庶幾近辭也言近於治

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
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
也直好世俗之樂耳

變色者慚其
好之不正也

變乎色慚志
仁子道其好
象也
世俗之樂謂鄭
音也

謂人要與民
同樂古今何
異也

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
猶古之樂也

今樂世俗之樂
古樂先王之樂

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
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眾樂樂孰
樂曰不若與眾

聞與之與平聲樂樂下字音洛孰
樂亦音洛獨樂不若與人與少樂

不若與眾亦
人之常情也

臣請為王言樂

為去聲此以下
皆孟子之言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
籥之音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

語爽疏曰
陳其獨樂
之効

孫奭疏曰
珠獨與
文也

王以震墜而
田不坊民時

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

之樂音洛鐘鼓管籥皆樂器也舉皆也疾首頭痛也蹙聚也頰頰也人憂戚則蹙其頰極窮也羽旄旌屬不與民同樂謂獨樂其身而不恤其民使之窮困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音

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

病與之與平聲同樂之樂音洛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使民各得其

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好樂而能與百姓同之則天下之民歸之矣所謂齊其庶幾者如此○范氏曰戰國之時民窮財盡人君獨以南面之樂自奉其身孟子切於救民

故因齊王之好樂開導其善心深勸其與民同樂而謂
今樂由古樂其實今樂古樂何可同也但與民同樂之
意則無古今之異耳若必欲以禮樂治天下當如孔子
之言必用韶舞必放鄭聲蓋孔子之言為邦之正道孟
子之言救時之急務所以不同楊氏曰樂以和為王使
人聞鐘鼓管籥之音而疾首蹙頞則雖奏以成英韶漢
無補於治也故孟子告齊

王以此施正其本而已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

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囿音又傳直總反囿者
蕃育鳥獸之所古者四

時之田昔於農隙以講武事然不欲馳騁於稼穡場圃
之中故度間曠之地以為囿然文王七十里之囿其亦
三分天下有其一之後也與傳謂古書

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

傳文

王怪其大

雖為西伯
土地尚狹
而固以大

美
芻蕘取芻
薪之人也
免偷人取
免者

設陷阱者不
過丈尺之間
耳今王陷阱
乃方四十里

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曰
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
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

芻音初蕘音饒
芻草也蕘薪也

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
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
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
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

百里為郊郊外有關阱坎地
以陷獸者言陷民於死也

阱才性反禮人
國而聞禁國外

聖人必行
天道如天
無不蓋也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

洪惻怛而無較計大小疆弱之私故小國雖或不恭而吾所以字之之心自不能已智者明義理識時勢故大國雖見侵陵而吾所以事之之禮尤不敢廢湯事見後篇文王事見詩大雅大王事見後章所謂狄人即獯鬻也句踐越王名事見國語史記

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

疾視也
視也

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樂音洛天者理而矣大之字小之字皆理之當然也自然合理故曰樂天不敢違理故曰畏天包含備覆無不周備保天下之氣象也制節謹度不敢縱逸保一國之規模也

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
王請大之
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

夫撫之夫音扶惡平聲疾視怒自而視也小勇血氣所為大勇義理所發

五

五

篤周祐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
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也。過詩作按止也。徂往也。昔詩作旅。徂旅。謂密人侵阮。徂共之衆也。篤厚也。厥福也。對答也。以答天下仰望之心也。此文王之太勇也。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日其

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

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

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

而安天下之民

光家之
定家之
四方善也
在己
武王取天下
一人有橫行
不順天道故
代紂也

衛興橫同書周書秦並之篇也然所引與今書文少異今且依此解

之。寵之四方。寵與之於四方也。有罪者我得而誅之。無罪者我得而安之。我既在此。則天下何敢有過越。其心志而作亂者乎。衡行。謂作亂也。孟子釋書意如此。而言武王亦大勇也。

王何力欲小勇
而自有夜也
今

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中惟恐王之不好勇耳。此章言人君能懲小忿則能恤小事大以交鄰國能養大勇則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張敬夫曰。小勇者血氣之怒也。大勇者理義之怒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理義之怒不可無知此則可以見性情之正而識天理人欲之分矣。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

雪宮新室之名也宮才有苑囿基池之飾禽獸之饒王自多有也

人有不得其志也

不責己責上此非君子之道也

楊采其身

孟子以是答王言雖有此樂未能與人共之

上矣

樂音洛下同。雪宮。離宮名。言人君能與民同樂。則人皆有此樂。不然則下之不得此樂者必有非其君上之心。明人君當與民同樂不可使人有不得者。非但當與賢者共之而已也。

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與

民同樂者亦非也

下不安分上不恤民皆非理也

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

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

不王者未之有也

樂民之樂而民樂其樂則樂以天下矣憂民之憂而民憂其憂則憂以天下矣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

附朝饗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脩而

可以比於先王觀也

朝音潮放上聲晏子齊臣名嬰轉附朝饗皆山名也遵循也放至也琅邪

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

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

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

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諡曰

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

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

狩舒救反省悉井反述陳也省視也斂收

自晏子對曰
玉君而行也
必曰天子湯反出
神助於民無非
事而空行者也
春者未報之
不足於者斂
助其力不倍也
吾何以得見
吾若當休身
也吾何得見

春秋傳三
晉有
嘉樹
晏子
孫子

賄賂不足
也者一也
行國在任
法而出可
為諸侯之
法也

在任職者又
便目相視
相與愛民
化之而作
逆先王之
命也
但為在任
之政
沈溺于
不熟思而
殺人之
類也
若齊桓公
乘舟於
若曰宋
慢存一
是如與
水而行
舟豈不
在於水
而行乎
此其類
也

若謂好曰
無不自
國也
言聖人
無此
惟君子
不欲
君子之
意不欲
使景公
空廷
於瑣瑣
而無益
於民也
示憂民
困
治豐
言臣
無過也

獲也給亦足也夏諺夏時之俗
行諸侯所守之士也述所職陳其所受之職也皆無有
無事而空行者而又春秋循行郊野察民之所不足而
補助之故夏諺以為王者一遊一豫皆首有恩惠以及民
而諸侯皆取法焉不敢
無事慢遊以病其民也
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
弗息明明胥讓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
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
師衆也二千五百人為師春秋傳曰君行師從糧謂糗
糲之屬賄賂側目類胥相也慝謬也慝怨惡也言民不
勝其勞而起謗怨也方逆也命王命也若流如水之流無
窮極也流連荒亡解見下文諸侯謂附庸之國縣邑之長

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
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
之亡
厭平聲此釋上文之義也從流下謂放舟隨水而
下從流上謂挽舟逆水而上從獸田獵也荒廢也
樂酒以飲酒為樂也亡
猶失也言廢時失事也
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
君所行也
言先王之法今時之弊
者惟在君所行耳
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
發補不足召太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
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
尤畜君者好君也
說音悅為去聲樂如字徵此
里反招與韶同畜敎六反

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
之亡
厭平聲此釋上文之義也從流下謂放舟隨水而
下從流上謂挽舟逆水而上從獸田獵也荒廢也
樂酒以飲酒為樂也亡
猶失也言廢時失事也
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
君所行也
言先王之法今時之弊
者惟在君所行耳
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
發補不足召太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
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
尤畜君者好君也
說音悅為去聲樂如字徵此
里反招與韶同畜敎六反

人勸齊宣王
者及不用明
堂可毀壞

戒告命也。出舍自責以省民也。興發發倉廩也。本師樂官也。君臣已與晏子也。樂有五聲。二曰角為民。四曰徵為事。招舞樂也。其詩徵招角招之詩也。尤過也。言晏子能育止其君之欲。宜為君之所尤。然其心則何過哉。孟子釋之。以為臣能高止其君之欲。乃是愛其君者也。尹氏曰。君之與民。貴賤雖不同。然其心未始有異也。孟子之言。可謂深切矣。齊王不能推而用之。惜哉。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

已乎。趙氏曰。明堂。泰山明堂。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處。漢時遺址尚在。人欲毀之者。蓋以天子不復巡狩。諸侯又不當居之也。王問當毀之乎。且止矣。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夫音扶。明堂。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也。

昔者文王力西
伯時使岐民
修井田八家耕
八曰畝其百畝
者以為之四
井故曰九一也

詩人言居年之
世可矣富人但
憐惻此樂獨
羸弱者耳文
王行政如此

能行王政則亦可
以王矣何必毀哉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挈。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嗇矣富人。哀此茆獨。與平聲。挈音奴。鰥。姑頑反。嗇。工可反。嗇音瓊。岐。周之舊國也。九一者。井田之制也。方一里為一井。其田九百畝。中畫井字。界為九區。一區之中為田百畝。中百畝為公田。

善世王政之言

思守民教甲有窮光

外八百畝為私田，八家各受私田百畝，而同養公田，是九分而稅其一也。世祿者，先王之世仕者之子孫皆教之，教之而成材，則官之。如不足用，亦使之不失其祿。蓋其先世嘗有功德於民，故報之如此。忠厚之至也。關謂道路之關，市謂都邑之市。譏察也。征稅也。關市之吏，察異服異言之人，而不征商賈之稅也。澤謂滌水，梁謂魚梁，與民同利，不設禁也。琴，妻子也。惡，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先王養民之政，導其妻子，使之養其老，而恤其幼。不幸而有鰥寡孤獨之人，無父母妻子之養，則尤宜憐恤，故必以為先也。詩小雅正月之篇，留可也。樂困，存貌。

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稷餼糧于橐于囊。思戰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

爰方啟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啟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不能行此王政，公劉，戶稷之曾孫也。詩大雅公劉之篇。積，露積也。餼，乾糧也。無底日橐，有底日囊，皆所以盛餼糧也。戢，安集也。言思安集其人民，以光大其國家也。戚，斧也。揚，鐵也。爰，於也。啟，行也。徙，遷於國也。何有，言不難也。孟子言公劉之民富足如此，是公劉好貨而能推已之心，以及民也。今王好貨，亦能如此，則其於王天下也何難之有。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

馬率西水濟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
晉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
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好色則心志盡感用度奢侈而不能行王政也大王公劉九世孫詩大雅綿之篇也古公大王之本號後乃追尊為大王也重父大王名也來朝走馬避狄人之難也率循也濟水涯也岐下岐山之下也姜女大王之妃也晉相也字君也曠空也無怨曠者是大王好色而能推已之心以及民也○楊氏曰孟子與人君言者所以擴充其善心而格其非心不止就事論事若使為人臣者論事每如此豈不能弄舜其君乎愚謂此篇自首章至此大意皆同蓋鐘鼓苑囿游觀之樂與夫好勇好貨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循理而公於天下者聖賢之所以盡其性也縱色而私於一己者衆人之所以滅其天也二者

假此言以為
喻
言無友道
尚如此何

境內之事王所
當理不其任
尚如此何孟子
以此動王心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
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
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

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
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

孟子卷二

三十三

戒懼也

著舊也。言高也。人所謂是舊國也。若非但見其言大樹木也。當有累世信德之臣。常能輔其君以道。乃舊國可法也。親任之臣。言王取臣不詳。若往言之。所知多。日當法也。王無以名也。

而言他

治去聲。孟子將問此。而先設上二事。以發之。及此。而王不能答也。其憚於自責。耻於下問。如此。不足與有為。可知矣。趙氏曰。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其職。乃安其身。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

世臣。累世勲舊之臣。與國同休戚者也。親臣。君所親信之臣。與君同休戚者也。此言喬木世臣。昔故國所宜有。然所以為故國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昨日所進。用之。今日有亡去而不知者。則無親臣矣。况世臣乎。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舍。上聲。王意以為此亡去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誤用之。故今不以其去為意耳。因問何以先識其不才而舍之。

言國君欲進賢。將使言者相踰。言者不可不慎也。

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

踰戚。可不慎與。

與。平聲。如不得已。言謹之至也。蓋尊尊親親。禮之常也。然或尊者親者。未必必賢。則必進疏遠之賢。而用之。是使卑者踰尊。疏者踰戚。非禮之常。故不可不謹也。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

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

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

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

見不可。焉。然後去之。

去。上聲。左右近臣。其言固信矣。然猶恐其蔽於私也。至於國人。則其論公矣。然猶必察之者。蓋人有同俗而為衆所悅者。亦有特立而為

信。治曰。象好之。必察焉。

防其明。當以毀其忠。正也。

古者刑人於市與衆棄之

俗所憎者故必自察之而親見其賢否之實然後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知之深任之重而不才者不得以幸進矣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

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

此言非獨以此進退人才至於用刑亦以此道蓋所謂天命天討皆非人君之所得私

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

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

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傳直戀反放置也書曰成湯放桀於南巢

曰臣弑其君可乎

桀紂天子湯武諸侯

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

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

君也

賊害也殘傷也害仁者凶暴殘虐滅絕天理故謂之賊害義者顛倒錯亂傷敗彝倫故謂之殘一夫言眾叛親離不復以為君也書曰獨夫紂蓋四海歸之則為天子天下叛之則為獨夫所以深警齊王垂戒後世也○王勉曰斯言也惟在下者有湯武之仁而在上者有桀紂之暴則可不然是未免於篡弑之罪也

○孟子見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

殘賊之人雖位在三公將必降力臣夫故謂之一夫也

工師主工匠之吏匠人工匠之人也

雖有萬鎰在
言多也必
須玉人能治
之耳至於治國
家而令從我
是為教玉人
治玉也教人治
玉不為其道
則玉不得其好
教人治國不以其道則何由能治乎

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

勝平聲。夫音扶。舍上聲。女音汝。下同。巨室大官也。工師匠人之長。匠人，聚工人也。姑且也。言賢人所學者大，而王欲小之也。

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

在石中者。鎰，二十兩也。玉人，玉工也。不敢自治而付之，能者愛之甚也。治國家則徇私欲而不任賢，是愛國家，則玉不得其好，教人治國不以其道，則何由能治乎。

不如愛玉也。○范氏曰：古之賢者，常患人君不能行其所學，而世之庸君，亦常患賢者不能從其所好。是以君臣相遇，自古以為難。孔孟終身而不遇，蓋以此耳。

齊人伐燕勝之

按史記：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齊因伐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

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

乘去聲。下同。以伐燕為宣王事。與史記諸書不同。已見前說。

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

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
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

商紂之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至武王十
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張子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之
間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命絕則為獨夫然命之絕
否何以知之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
得而止哉

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箠食壺漿以
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澱
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

齊若更為暴虐則民將轉而望救於他人矣○趙
氏曰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悅則天意得矣

侯
一作下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
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
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
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
千里畏人者
指齊王也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
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
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
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
雨降民大悅書曰侯我后后來其蘇

寬。五稽反。後。胡禮反。兩。引。書。皆。商。書。仲。虺。之。誥。文。也。與。今。書。文。亦。小。異。一。征。初。征。也。天。下。信。之。信。其。志。在。救。民。不。為。暴。也。吳。為。後。我。言。湯。何。為。不。先。來。征。我。之。君。也。寬。虹。也。雲。合。則。雨。虹。見。則。止。變。動。也。後。待。也。后。君。也。蘇。復。生。也。他。國。之。民。皆。以。湯。為。我。君。而。待。其。來。使。已。得。蘇。息。也。此。言。湯。之。所。以。七。十。里。而。為。政。於。天。下。也。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已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疆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

累力追反拯救也。徐累。繫縛也。重器。寶器也。畏。忌也。倍地。并燕而增一倍之地也。齊之取燕。若

能如湯之征葛則燕人悅之而齊可為政於天下矣。今乃不行仁政而肆為殘虐則無以慰燕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是以不免乎以千里而畏人也

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眾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

猶反。反。還也。旄。老人也。倪。小兒也。謂所虜略之老小也。猶。尚也。及。止。及其未幾而止之也。○范氏曰。孟子事齊梁之君。論道德則必稱堯舜。論征伐則必稱湯武。蓋治民不法。堯舜則是為暴。行師不法。湯武則是為亂。豈可謂吾君不能而舍所學以徇之哉。

鄒與魯閔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

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
之何則可也

關胡弄反。勝平聲。長上聲。下同。關。闕聲也。穆公。鄒君也。不可。勝誅言。八衆不可盡誅也。長上。謂有司也。民怨其上。故疾視其死而不救也。

孟子對曰凶年飢歲君之民老弱轉乎
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
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
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
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
君無尤焉

發上聲。夫音扶。轉。飢餓輾轉而死也。充。滿也。上。謂君及有司也。尤。過也。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君不仁而求富是以有司知重歛而不知恤民故君行仁政則有司皆愛其民而民亦愛之矣。○范氏曰。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有倉廩府庫所以爲民也。豐年則歛之凶年則散之恤其飢寒救其疾苦是以民親愛其上。有危難則赴救之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也。穆公不能反已猶欲歸罪於民豈不誤哉。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問於齊楚事

齊乎事楚乎

間去聲。滕國名。

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
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
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爲也

無已見前篇謂一說也效猶致也國君死社稷故致死以守國至於民亦為之死守而不去則非有以深得其心者不能也○此章言有國者當守義而愛民不可僥倖而苟免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

之何則可薛國名近滕齊取其地而城之故文公以其偏也而恐也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

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

也邠與豳同邠地名言大王非以岐下為善擇取而居之也詳見下章

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

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

平也

如彼何哉疆為善而已矣

夫首扶疆上聲創造也統緒也言能為善則如大王雖失其地而後世遂有天下乃天理也然君子造其業於前而垂統緒於後但能不失其正令後世可繼續而行耳若夫成功則豈可必乎彼齊也君之力既無如之何則但疆於為善使其可繼而俟命於天耳○此章言人君當竭力於其所當為不可微幸於其所難必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

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

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

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

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

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
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三子
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
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
失也從之者如歸市屬音燭皮謂虎豹麋鹿之皮也幣帛也屬會集也土
地本生物以養人也今爭地而殺人是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也邑作邑也歸市人聚而爭先也
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
去又言或謂土地乃先人所受而世守之者非已所能專但當致死守之不可舍去此國君死社稷之常法傳所謂國滅君死之正也正謂此也

君請擇於斯二者

能如大王則避之不能則謹也守正而俟死者義也審已量力擇而處之可也楊氏曰孟子之於文公始告之以效死而已禮之正也至其甚恐則以大王之事告之非得已也然無大王之德而去則民或不從而遂至於亡則又不若效死之為愈故又請擇於斯二者又曰孟子所論自世俗觀之則可謂無謀矣然理之可為者不過如此舍此則必為饑秦之為矣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謀之未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道也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不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

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也
前也君無見焉公曰諾

父後喪母踰過也言其厚母薄父也諾應辭也

乘去聲乘輿君車也駕駕馬也

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軻也曰
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也
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
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
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
貧富不同也

入見之見音現與平聲樂正子孟子弟也仕於魯三鼎土祭禮五鼎大夫祭禮

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
也嬖人有滅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
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
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滅氏之子焉
能使我子不遇哉

為去聲沮慈呂反尼女乙反焉於虞反克樂正子名沮尼皆止之之意也

意也言人之行必有人使之者其止必有人尼之者然其所以行所以止則固有天命而非此人所能使亦非此人所不能也然則我之不遇豈滅倉之所能為哉此章言聖賢之出處關時運之盛衰乃天命之所為非人力之可及

孟子卷之二

